

滿肚子墨水 大心量關懷

林開世 老師

小檔案

- **系 所** 文學院人類學系
- **專 長** 政治人類學、歷史人類學、文化理論
- **教授科目** 人類學導論、政治人類學、比較殖民主義、文化財產權與文化權、人權與人類學
- **學 歷**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學士
美國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碩士
美國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博士
- **經 歷**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
- **現 職**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
- **榮譽紀事**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優良教師（二度獲獎）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（四度獲獎）
國立臺灣大學全校優良導師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

採訪・撰稿／方君竹
攝影／楊文卿



臺大出版中心





林開世人類學式的關懷已經內化，傾聽學生的生命故事、同理學生的處境根本不足掛齒，為他人移動自己的位置，更已是基本習慣。

採訪尚未開始，林開世就抱怨著剛剛要申請轉系的學生：如何忘記截止日期，又如何無理地寄信找系主任求救。「他忘記截止時間，跑來找我有什麼用？我能怎麼辦？」林開世嘀咕道。自稱是個懶惰、沒耐心的老派老師，學生的忙，他能幫就幫，但絕對不會討好學生、跟學生打成一片。

課堂外沒耐心，課堂上也是如此。對班上無心上課的低頭族，林開世通常無力深情呼喚，「不要跟我講做老師要友善、要循循善誘！」他真心地說：「我們把你們當成年人，你們就grow up吧！」

林開世講課不會為學生停留，學生發言無法切中要點，他也會忍不住插嘴打斷，往往是到了期末報告，才知道學生也有珍貴的看法。他坦言，真的不覺得自己是個好老師。

近來年輕世代越來越求新求變，對權威敏感，偏好互動性高、好親近的老師。林開世不講翻轉教育，講課多以單向傳授知識，又對學生要求高，似乎與年輕世代歡迎的教師樣板並不相符。



■ 林開世非常博學，講課內容包山包海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

■ 林開世辦公室的典藏櫃上放著木雕選集與古文書。(楊文卿／攝影)

然而，打開PPT課程版，林開世的課全是滿分評價，有學生說：「看到Open將一定要推一下！」還有學生打包票，走進人類學系館隨便攔下一個人，詢問對林開世的印象，得到的絕對都是正面讚賞。

口口聲聲說自己散漫、難親近，林開世是如何從教學評鑑與學生網路票選中脫穎而出，得到學生青睞，獲得教學傑出的殊榮？這個問題，或許得從人類學系這個學科的本質談起。

老派教師對知識辯證的執著

人類學是透過對異文化中一切人類現象的由來、脈絡深入研究，進而反思人類自我的形成，以及過去我們習以為常的價值真理與道德信仰。

林開世認為：人類學有一不可被化約的核心理念，就是對所有既存事物反省與懷疑的態度。他不認為有絕對真實、安全的真理，一切理論都有缺漏，絕非靜止而完整。

課堂上他絕對不會告訴學生一個簡單的答案，相反地，他會說明這個答案的其他可能性，以及答案本身可以如何

應用，又可以如何被挑戰。他強調：帶領學生透過反覆辯證，來辨別理論的相對好壞。林開世說：「我的課是非常 dialectic 的，我不願意被別人 pin down 我到底在講什麼！」

因為理解知識的複雜性，林開世課程要處理的面向非常多，追求真理的路上，時間有限，部分面向勢必得暫且存而不論。有學生分享，林開世的口頭禪是：「這真的很有趣，但我真的沒時間再說了！」熱情傳授知識，常常在課堂上講到欲罷不能。何以這麼說？林開世表示：背後的邏輯，通常都有無數個理論在支持。他希望把每個主題都講得完整而到位，沒有時間照顧那些從頭到尾沒讀書、無法進入狀況的學生。

人類學系大四學生鄧教東分享：林開世上課，常讓大家聽到瞠目結舌。「Open 將的課你不見得聽得懂，但你知道：你沒有在浪費時間。」他笑道。也難怪人類學系的學生，對林開世的課又愛又恨，修課的學生雖叫苦連天，修畢卻無一空手而回。



■ 林開世熱衷看電影，曾在人類學系電影展與學生分享。（鄧教東／提供）



■ 人類學系老師會在「文化田野與實習方法」課上，帶學生去田野考察兩週。（林開世／提供）

魔鬼藏在理所當然裡

林開世已連續四年教授大一必修「人類學」，他給新鮮人第一堂課的震撼教育「Nacirema」，則是人類學系學生的共同回憶。大一新生初來乍到，第一週的指定閱讀，是一篇關於北美部落Nacirema的短文。文中講述這個由民族英雄Notgnihshaw所建立的Nacirema部落，如何過著充滿異國情調的生活，從儀式到巫術，舉手投足都符合我們對遙遠部落的奇幻想像。

如此逼真的刻畫，學生卻怎麼樣都無法在網路上找到。直到第二週課程，林開世才揭曉：Nacirema從頭到尾都是一個虛構的民族，在偏遠部落的包裝之下，Nacirema正是美國人（American，倒著拼即為Nacirema）的生活寫照，Notgnihshaw對應的正是美國國父華盛頓（George Washington）。

透過這篇人類學文章，林開世要讓學生知道，生活儘管一成不變，日常儘管無趣乏味，卻處處是儀式，處處有玄機，這些被輕視低估的理所當然，全是人類學家的研究材料。

林開世說，很多人誤解人類學，認為不同文化不過是不同生存方式。事實上更重要的是：不同文化之間，思考方式與概念使用的不同。當我們假定有一種方式可以同時理解並比較兩套文化，就是一種價值判斷，「人類學有趣的地方是，你連這一種方式都不一定找得到。」他說。

林開世也質疑現在普遍被臺灣社會所信仰的「多元主義」。臺灣人談多元，就是多元文化共存，我們予以尊重，「這是人類學最膚淺的一個層次。」他說。林開世喜歡挑戰學生，為什麼多元就是好？尊重是什麼意思？應用在宗教上，難道信「神教的都是不開放、不多元的？」

「多元的元 (元) 本身就是個問題！」他說，「那個東西已經隱藏了你的概念、價值在裡面。」透過林開世不斷地刺激與挑戰，學生分享：每週都很期待老師會如何再一次刷新同學的世界觀。一學期下來，生活的各個面向都被林開世網羅、解構了，「是個享受的過程」學生鄧教東如是說。

在網路時代教人類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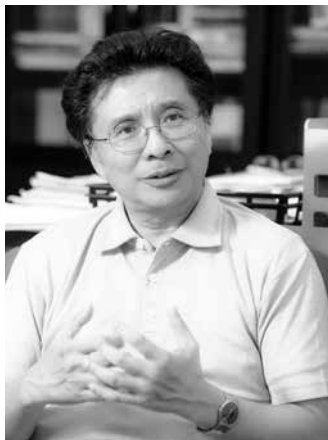
十多年前開始在臺大任教，林開世直言學生之間也有世代差異。他觀察：近五年的學生對異文化已漸漸失去好奇心，對這世代的網路原住民而言，差異性不足為奇。異文化在網路時代唾手可得，卻反而成為人們消費的文化商品。

對許多人來說：美國、歐洲、中國、臺灣就建構了全世界，但在資本全球化的過程中，文化早已趨於一致。就功利主義角度，人類學者研究遙遠的百人部落讓人匪夷所思，但這些部落才是人類學重點所在，也才是真正異文化。「如果你要問什麼是人性？這些遙遠的原始部落，才真的可以給出答案。」他說。

人類學的基本價值，是在田野中，虛心接受異文化挑戰原先讓我們感到安全的知識主見、道德倫理與社會位置。人類學者必須非常願意去移動自己，進而學習別人的位置，無論對方多麼弱勢匱乏。林開世形容，你要願意「Get your hands dirty」。

然而，新世代的學生最關心的是自己的品牌經營與社群展演，「你只是在透過消費多元文化，來展示你好像是個開放的人，可是你其實根本不是想去理解別人。」林開世語重心長。當學生成為一個封閉的文本，不願意移動自己，少有動力去閱讀人類學最珍貴的資產民族誌，「那麼人類學是很難教的，這幾年我最大的挫折在這裡！」他說。

科技已全面滲透生活所有面向，改變結構問題非一蹴可幾，林開世說：他能做的是透過田野經驗累積、教學現場跨文化觀點的建立，刺激那些可能被刺激的學生，持續引導他們突破自己的「shell」。



■ 林開世談到人類學的基本精神，是要「Get your hands dirty」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人類學式的學生關懷

人類學的冷門，也反映在臺大人類學系的地理位置上。座落在被校總區遺忘的七百公尺外，人類學系與哲學系相伴，遺世獨立；每屆不過四十位學生，加上十三位老師，卻也造就人類學系的家庭溫情。邊緣科系的聚會多，幾乎所有活動都有林開世的身影。

人類學系師生一致認為：林開世講課時學問扎實、條理犀利，下課後搖身一變成天真可愛、有時口無遮攔的「老男孩」。鄧教東分享：林開世曾告訴學生，任何時間，只要有人去敲門，他都會說：「請進！」話題不限。從校園生活、情感問題，甚至自己的性傾向，找林開世傾訴的學生絡繹不絕，系主任再忙都會用心傾聽。林開世曾開玩笑告誡自己的助理，以後不要把衛生紙放在桌上，才不會有人在辦公室哭個沒完沒了。

「作為一位老師與人類學家，我很關心學生的福祉跟安危！」林開世說，能幫的忙他會幫，「可是我基本上還是一個懶惰、沒耐性的人，你們如果都不來找我，我當然也不會去找你們。」話雖



■ 林開世於人類學系導生會。（林開世／提供）



■ 人類學系系烤等等大小活動，都有林開世的身影。（鄧教東／提供）



■ 林開世在滿洲進行田野考察。(林開世／提供)

如此，學生臉書牆上卻常有林開世的生日祝福；人類所學生寫碩論雖然艱辛，卻常收到林開世透過 Messenger 的真情打氣。

林開世特別關心系上幾個邊緣學生的消息，有些學生擔心林開世的關懷，湧泉也難報，會刻意迴避老師，林開世不會就此打住，還會派其他學生去送溫情。

難能可貴的是：經過人類學的田野訓練，林開世對於不合主流道德規範的行為並不會妄下斷言，甚至即使當這樣的行為是針對自己、有損自己的利益，「Open」將還是一直不斷釋出善意在關心與等待。」鄧教東說。

「你覺得學生很喜歡我嗎？我不覺得耶？」林開世的困惑，鄧教東說：完全可以想像他困惑的表情。林開世虛懷若谷，說自己散漫消極、缺乏耐心，是因為他早已超脫世俗。或許對林開世而言，他人類學式的關懷早已經內化，傾聽學生的生命故事、同理學生的處境，根本不足掛齒，為他人移動自己的位置，早已是他的基本習慣。

講臺上滿肚子的墨水，講臺下大心量的關懷，依鄧教東的說法：「沒得這個獎才奇怪！」